



松江集
五

別集
附錄
年譜



共七

~16
2349
5



和
2849
卷 7-6

松江別集卷之三目錄

附錄

年譜下



松江別集卷之三目錄附錄

松江別集卷之三目錄

松江別集卷之三

附錄

年譜下

丙戌十四年 公五十一歲

十月趙重峰憲上疏伸粟谷牛溪思菴及公

重峰上疏極論粟谷牛溪學術之正忠國之誠朴

思菴及公清名直節聳動汚世又斥時人誤國之

狀凡萬餘言略曰某之剛直只以一唾潑面之故

臣竊聞某之與潑父仲虎為玉堂同僚也仲虎常

以近思錄質問於某乃始進講潑洁於某宜執弟



子禮及潑之顯乃始凌某某有長髯潑也乘醉戲拔某卽有詩曰數箇長髯君拉去老夫風采便蕭條厥後對飲之際潑有悖慢之語某卽不飲而唾潑之面而乃起潑非婁師德其能待乾乎其畜怒固已久矣而積成鬼之車張弧不脫俾餓于中野人或謂某嫉惡已甚固宜取敗而臣獨目見其惜潑兄弟多般規責董以口惑而潑也不悔展轉極害丁謂懷慚必逐寇準漢無汲直孰制淮南逆謀臣恐若此不已則將爲李樛尹元衡復讎者轉變爲莽操而人莫敢抗議也其謂某崇酒嗜色珥

不當薦引云者人謂頗中某病而實不知其心事某有一兄殞於杖下姊夫桂林削髮猶誅沉冥之托實出於阮籍之計而其按節湖南有兄嫂居于順天某有小妾隨嫂以陪順天三日日往省嫂還宿于官舍是其慎爲之功人不可及者也其遇父母忌日一月斷飲其均民役三旬止酒其所設酌惟待賓養老享士之禮而一老不舉則不敢先飲四州之妓未嘗一近是故神氣清明能管庶事數月之內畢均五十官之徭窮閭箕頭之斂比舊半減賞罰嚴明雖在當路親戚不貸其罪也冰壺

自潔赤心奉公人不敢干以私及長憲府市人皆謂李珥鄭某二大夫之臨獨無各司橫斂也是其外有崇嗜之名而內無戕伐之實幹當大事又有適用之才云云疏八七日不下攻之者以為聽人借手重峰又上疏極言朝臣朋比汝立克悖之狀上答曰因求言陳疏之意良用嘉焉李潑上疏自辨上曰我自為善人何與焉

丁亥十五年公五十一歲

三月生員李貴等上疏洞辨李潑等誣兩賢及公之狀

畧曰某之為人孝友清介立朝二十餘年一朝失祥流落荒野其貧至於炭易米盤無醬則其清高一節足以範世厲俗此李珥之所以終身愛重而信非流俗之所可及也或有謂某與柳成龍等其人才器局真可伯仲而珥每以某不可不用為言未嘗極力推引成龍是非私於某者乎此亦不然蓋彼時成龍等方為東人顧袖初不假珥之延譽而出入清要展布才力而某則橫加黨惡之名一向擯斥珥之但以某為言不亦宜乎若使西人持論一徧只用鄭某而擯斥成龍等則珥必伸救伸

救成龍等之心卽伸救鄭某之心也是以至於金
孝元之爲人其才望不及於成龍等而惜其不用
終始惓惓則况於成龍輩乎然則珥之欲用鄭某
實出於愛惜人才共爲國事之心豈有他哉蓋自
東西分黨以後交搆射利生事兩間如尹起莘李
純仁鄭汝立之徒反面造言浸惑潑輩之心故潑
輩自前日往復之論乃以珥通用西邊士類爲罪
目爲邪黨奉承 傳旨書名天府朝廷之上惟以
排擯珥渾爲事而國家治亂生民休戚置之相忘
之域此所以公論共憤志士扼腕而起趙憲之論

也云云李潑陳啓自辨 上曰大抵人臣不可有
反復之態也云蓋潑汝立始皆尊師兩賢而後反
攻之故 上教如此云

戊子十六年 公五十三歲

重峰又上疏伸公

重峰聞有倭釁復上疏略曰宋有臘寇有人言今
無他策只有召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自平矣
宋帝不省惟章蔡之徒是崇故臘寇大熾金虜繼
至今大盜橫行南北之憂有大於金虜而廟謨一
無陳劉之策請亟召朴淳成渾鄭某等使其表正

百僚強幹固本則猶有扶持之望矣 上斥以人
妖而焚其疏後重峰復上疏言公之在朝專欲尊
主庇民慷慨直言故百僚嚴憚如猛虎在山藜藿
不採今若收用則庶幾積弊一祛朝野清寧矣三
司交章竄配北塞而世無敢復為公言者○公與
李希參好古書曰世道日險人心益薄昔之所謂
石友心朋今為行路此實氣數使然傷哉傷哉南
方非樂土非久又非我有切擬搬家早避而其於
湯湯曷歸之歎何觀此則倭寇之必至公已明知
矣

己丑十七年

公五十
四歲

七月哭思菴

公聞思菴訃以詩哭之曰伯淳無福故天下也無
福命矣奈如何西風一痛哭又曰我似失羣鷓依
依何處托參商蘆葦間影與寒雲落

八月哭長子起溟為制三年服

公於序為季而伯仲無後公傳重故為服三年

為葬子來高陽

十月鄭汝立謀叛事覺公聞變赴朝 上以忠節獎
之

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韓準馳啓密狀是夜命招三公及六承旨八對復命八直都撿管及王堂上下番皆八侍獨檢閱李震吉命勿八侍榻前以黃海道秘狀下示諸臣乃安岳郡守李軸載寧郡守朴忠侃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事也大槩全州居前修撰鄭汝立謀叛爲魁首其同黨安岳人趙球密告云分遣金吾郎逮捕于海西湖南等道命下李震吉于禁府○公聞變將八金沙溪適往見之公問曰吾欲赴闕何如沙溪曰自上命招則可也此時徑入形跡不佞公曰逆賊

謀害君父重臣近在國門外觀變不入於義可乎君言乃避嫌也遂赴朝蓋公於進退之際未嘗不講於師友間丁丑仁聖大妃之喪也公問去就於牛溪及宋龜峰牛溪以爲不當入宋則以爲當八公從宋說竟赴闕下國恤與逆變無輕重之差則今答沙溪之言卽昔從宋說之義也○時李山海鄭彥信等秉勺李潑白惟讓等主論營護汝立以上變爲栗谷門人所爲彥信於榻前仰天笑曰鄭汝立豈爲逆賊乎又於鞠廳大言鄭大甫汝寧有爲逆之理必斬告者可也至欲鞠問又

以監司率爾馳啓為非欲請推考洪聖民等力爭
乃止惟讓子振民且欲舉館疏以救汝立大小噶
沓中外騷動矣○初七日金吾郎柳湛馳啓受
命馳到全州發兵圍捕則汝立已知機逃躲矣
上特送宣傳官李用濬內官金良輔搜捕汝立○
初八日海西賊朴延齡李箕李光秀朴杙朴文長
金世謙等拿來闕庭鞠之皆承服伏誅○十七日
宣傳官李用濬內官金良輔等馳到湖南則汝立
與其子王男及其同黨安岳校生邊汜朴延齡之
子春龍走匿于鎮安縣監閔仁伯領軍跟尋圍住

見汝立諸賊環坐巖谷間仁伯欲生擒諭以王
命戒官軍勿逼汝立先以劍斫邊汜即死次斫王
男及春龍不死仆地仍以劍柄植地自就刃割頸
聲如牛吼官軍急進獲汝立汜尸及王男春龍以
來又取汝立家文書以進○二十日 上親鞫王
男春龍王男時年十七 上親問曰汝雖年少猶
知人姓名何人等往來汝家乎王男供曰謀主吉
三峰也往來者本道則古阜韓憬泰仁宋侃南原
趙惟直辛汝成等常常出入黃海道人金世謙朴
延齡李箕李光秀朴杙朴文長邊崇福等十餘人

時時來訪池涵斗及僧義衍不知其所來而涵斗常在家間衍僧日夜同處且欲探城中消息使延齡入京仍往海西云矣池涵斗義衍亦承服伏誅韓憬宋侃趙惟直辛汝成等不服而死○磔汝立等尸于市 命百官序立以觀○時汝立逃斃諸賊就服而時輩猶欲掩覆緩縱彌月恣睢無忌至於李洁以汝立之逃躲比之張儉之亡命於是物論憤激十一月初四日湖南儒生梁千會上疏請治鄭彥信李潑白惟讓等交親逆賊盤問不實之罪彥信陳疏自辨 上下教曰自變作之日右相

所為多有未安者然在大臣之位予何暴舉而形於辭色自初推鞠疎漏予固已疑訝千會之抗章嗚呼晚矣而今反上疏以辨辭說亦多未穩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今下封書十九張未知此某人書札至曰悠悠時事欲陳支離又有可笑等語如是而尚可謂之不為親厚不通書札修飾許多辭說耶彼小官事何足言身為大臣乃敢面瞞如此予不勝痛憤予非不知早發此等書而念慮多也豈計有所不及而不為哉蓋意有所在也今日雖欲無言其可得乎二十年待大臣之節因

此而喪盡尤為痛甚政院見之謄書後還八蓋變
初宣傳官李用濬往探逆家文書之時彥信密令
滅去其書而李以武夫不曉文字只除去直書彥
信之書而所謂宗老信族老信等之書札則不知
其為彥信而不去之故也○初七日府啓鄭彥智
金字顛白惟讓或以族屬或以交友或以連姻與
逆賊俱有相厚之分不可仍在朝列鄭彥信曾與
逆賊有親戚相厚之分通書問訊非止一再而身
居台鼎之列不思以直事君之義天日之下乃敢
以不相通信飾辭自辨其欺罔 君父掩護已罪

之狀昭不可蔽決不可一日冒居請 命罷斥○
院啓鄭彥智與逆賊有同宗相厚之分人所共知
而久居銓衡重地物情莫不駭憤白惟讓以有識
文士連婚賊臣之親與之相厚金字顛亦以士類
而擇交不正與逆賊相親為友李潑李浩等以逆
賊盜名欺世而妄加推獎引置臺閣此實由於知
人不明而其相從交厚之罪自不可免如此等人
不可仍在朝列鄭彥信以年老位尊之人托交於
新進疎屬問訊相續許為知己苟且猥鄙之狀已
為可駭及聞逆賊之變則所當具由自首席蓐得

罪之不暇而反生掩護之計肆為欺罔之言天日在上略不畏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荐蒙 寵擢驟陞具瞻之位 聖上之待彥信果如何哉而彥信之負 聖上至於此極論以 王法自有其律而臣等之請罷亦從末減豈可諉以大臣而不治其罪乎並 命罷斥 答兩司曰依啓右相事大臣罷職豈不知體面重難但事繁非輕茲依所論惟切自歎而已潑等五臟盡露此甚可慮言官之道論之宜詳以直可乎無乃潑洁者或有之乎二人被論或有晒之者乎氣息奄奄無乃漸盡乎

○汝立詆斥栗谷時柳成龍推汝立於 上前稱以山野朴直之士及是公語人曰而見龍山野朴直之士今何如也成龍甚為愧恨

十一月初八日 特拜議政府右議政上疏辭不許遂出謝仍察委官之任

上答辭疏曰卿今不可辭主辱臣死豈宜累日退在設或有病義當輿疾討賊速出仕○時牛溪在坡山亦貽書勸起曰變生措紳將未免蔓延之患若使他人主治此獄則其不能以公心處於嫌疑也明矣國事甚重奚顧後慮云○公出仕之日鄭

彥信在獄兩手攢祝曰右相出仕吾屬生矣

十二日 上親御鞫廳公叅鞫請稱停鄭彥信鄭彥智李潑李洁白惟讓洪宗祥等

上親鞫公及左相李山海八侍汝立姪鄭緝招引鄭彥信鄭彥智李潑洁白惟讓洪宗祥等同叅逆謀將為內應云且與汝立往來書札狼藉現出

上命鞫彥信以下彥智供辭誤罔 上盛怒大憲崔滉啓曰臣是法官只知奉法彥智不可饒貸公進啓曰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也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今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恐

非 聖世美事且彥智素無知識老妾失對不足

深責 上怒稍霽乃並 命除刑遠竄彥信中道

付處兩司啓曰彥信當變作之初 榻前面對時

已有營護逆賊之意及推鞫之時亦有終始眩亂

之跡至以推治元告為言欲使獄事稽緩請 命

遠竄從之○潑定配北道遇安敏學於路謂曰歸

語李涵吾之負李涵多矣李涵不負吾他日地下

何面目相對失聲慟哭云云

以書勸起牛溪先生

時牛溪以吏曹叅判承 召不來公與書曰兄不

可不來者有三年少輩論議日激吾力將不能止一也衍僧及鄭約等四人之口連累許多搢紳如頃日鄭緝者兩鄭以下皆將就誅吾力甚單難以動天二也鄙病大作數日後將入此後無人任此事救此輩之死三也此時一向退在不來謝可乎

十二月十二日 上命拿還李潑李洁白惟讓等嚴鞫之公又覆啓

時賊徒樂安宣弘福招又引李潑洁白惟讓等又云李震吉得讖書于柳德粹處云故德粹杖斃潑

洁再被拿鞫且惟讓與逆賊書中多有犯上之道之言自上抹去其甚者下于鞫廳其書有曰此人猜忌狠愎此人少無人君之量等語並命嚴鞫惟讓潑先斃杖下洁未及加刑公謂李山海柳成龍曰潑已矣洁亦未可救活耶成龍不答山海起出公獨啓上震怒曰此乃鄭某所為山海等必不知是即命加刑洁亦死於杖下其後上下備忘于鞫廳曰潑洁等出於逆口非一前後事狀難掩欲以逆律追斷何如公議啓曰潑洁等與逆賊親厚則果不誣矣至於經幄間出兩汝

立天下古今之所未有臣等區區之意不敢以潑
涪等必為與聞逆謀也云 上感怒乃下專輒之
教以此至遽委官而公終不悔也○其後辛卯
五月潑之老母穉子並加嚴訊至於壓膝而死其
時委官卽柳相成龍也壬辰公在定州謂柳曰李
潑老母穉子何以殺之柳曰令公則可以救乎公
曰何忍不救也

庚寅十八年公五十五歲

二月初四日陞拜左議政十八日 上命治領府事
盧守慎曾薦汝立等之罪公獻議請寢

備忘記曰領府事盧守慎前在政府於甲申冬承
命薦進賢士而乃以金宇顥李潑白惟讓鄭汝立
薦進人君欲得賢士訪問大臣而所薦者無非奸
賊之輩自古安有如此大臣乎幸而予適偶燭其
狀此輩疎而不用不幸濶信其薦謂之賢士崇獎
登庸置諸公卿宰輔之地則逆賊之作亂豈待於
庚寅正月哉變起肘腋誰得以善處之思之至此
心膽盡墮披閱其薦不覺髮豎金宇顥乃奸臣中
最為奸黠者而敢為首薦幾為所誤尤為痛心大
臣以人事君其職惟在論人古人論管仲之功必

以鮑叔爲首顧可以奸賊薦進耶逆賊之廣植黨
與肆爲凶逆者莫非如此名卿鉅公許而薦進故
遂得鳩張形勢無復顧忌以至於此耳及其變生
之後未見汲汲待罪以謝萬世爲臺諫者亦宜彈
章直斥而寥寥數月未聞有一言夫守令犯憲乃
坐舉主邦有常刑此何等事而爲臺諫者哀如充
耳無公論無紀綱也予優待盧相而興亾所繫大
義至嚴雖欲掩覆不可得也雖然此不過知人不
明或爲匪人所誤而已亦不可不警後世懲後人
也此意說與大臣令朝廷從公論處之公與右相

沈守慶回啓曰伏覩

聖教盧守慎之事不勝驚

悚守慎蒙不世之

遇被無前之

寵所當盡心

王室爲國薦賢而其所薦者率多逆賊流輩其
罪固難逃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爲一國氣勢所壓
而然也况守慎以四朝舊臣老病已甚方以腫
脹命脉如縷自上待舊臣不可不存終始之義
宜示以寬容云大司憲洪聖民大司諫李山甫等
啓曰盧守慎承聖上薦賢之命乃以金字顯
李發白惟讓鄭汝立爲薦此四人者在當時情跡
雖未盡露而其兇猾險邪之狀士夫間猶或有的

知者至以爲此輩他日必將貽禍於國家及今汝立則以叛逆誅潑惟讓爲賊所援而斃宇顛以奸黠而竄守慎之所薦者果何如也請命削奪官爵答曰自古大臣有薦進奸賊四魁者乎四啓答曰但可貶罷榜示四方以明勸懲而已

三月 上命斷曹大中以逆律時公再爲委官獻議覆逆並請勿訊大中妻妾

先是全羅都事曹大中爲逆賊涕泣之說傳播臺論拿獄受刑大中以一詩呈于省坐有地下若從比于去孤魂含笑不須悲之句判義禁崔滉欲進

達沈守慶曰臨死亂言何可上達後滉以其詩達于筵中 上震怒命罷守慶盡拿大中妻妾子弟仍下備忘記曰大中護賊之狀自有其詩而其流涕行素發說等事旣以自服別無更議庇護逆賊自有其律按律施行公獻議曰大中本以陰邪險妄之人奴事李潑白惟讓輩附會邪說恒言李珥成渾可殺以挽時譽遂得注書薦又與逆賊交結甚密逆賊自斃之後涕泣行素之說發於公論今觀其詩怨懟君父蓄怨朝廷之狀所難形言然比諸伏誅逆賊不無有間若斷以次律可以

得中矣 答曰曹大中渠之所為他不須舉論亦非予之所知也但以逆黨推按而自以為是親自書之則是亦渠已自實不諱矣只據此一語斷之可也事理甚明不待他說當待推鞫各人處之仍命嚴鞫大中妻妾公又獻議曰大中克惡情狀已盡露於言語詩句其護賊之罪自有其律但其妻妾壓膝一事於臣等之愚見有所未安雖叛逆大罪於本身伏誅之後只施緣坐定屬之法意有所在况逆賊與護賊罪有輕重今以護賊議大中之罪而並鞫其妻妾似若身與逆謀者然於國家刑

政大體恐有所未盡臣等愚意只以護賊之罪罪大中其餘稍寬之得中處置似無不可臣等於大中有何一毫顧惜然以刑政不中恐或有妨於盛治敢此陳稟 答曰大中護賊之狀則已著無可疑但其所以護賊者乃同叅逆謀故也不與之同叅而乃與之庇護乎夫逆賊者人人所得而誅之者春秋之法先發而後聞之大中護賊既已自服予知其此賊與之同叅也公復獻議曰臣等伏見 聖教大義至嚴難容他議第以臣等愚見言之護賊者未必不叅逆謀而亦或不叅之理此

所以叅謀與護賊之律有輕重之殊也大中之於逆賊交結庇護之罪則已無可疑矣而同謀則未有現著必謂之同叅加以壓膝恐或過中伏乞聖慈更加商量 答曰叅謀與否未鞫前難以臆斷必須訊鞫可知然當依啓女人則勿爲訊之請勿治存問逆賊之人

傳曰曹大中文書中有所謂稱念之書今世之人廉耻都喪只是爲循私耳宜乎時事誤矣又於逆賊處稱念云者交厚阿附可知極爲痛駭並下禁府推鞫以正其罪於是許箴等以存問逆賊之故

並逮獄公獻議曰伏覩 封下曹大中家稱念文書細瑣鄙陋之事尚不可言至於逆賊稱念多是清班臺侍之人臣等不勝驚愕 王府之鞫實出於懲討之意但稱念一事習俗已久一一詔獄恐涉騷擾直加譴罰以懲其罪未知如何 傳曰大義至嚴不可貸也其情亦不可不問也

七月策輸忠翼護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封寅城府院君上劄辭不允

劄逸不錄 答曰省卿劄辭具悉至懇所陳兩款功有均焉一旦不可辭况辭其二被誣 宗系賴

卿指授而昭雪反國大憝因卿讞奏而討平竭忠於前積勞於後報功之典自是常事毋庸固執速膺新命

八月 命治鄭彥信欲斬告者之罪公待罪乞罷

十九日備忘記曰鄭彥信欲斬告者之說推官既已親聞則更無可言者矣彥信公然發說於廳中若無所忌其心可見事之駭愕莫甚於此而朝廷無一言今因梁調疏始得以聞之是亦可怪之事也夫彥信身爲大臣敢肆欺罔其兄彥智卽效之此二人者心已無君矣他何足說哉不勝痛駭之

至鞫廳回啓曰彥信此說傳播已久遲延不以上聞臣等之罪大矣彥信之說旣已發現今不可置而不問卽招他大臣議罪何如 傳曰依啓公啓曰小臣於上年十一月初八日蒙被 異恩十二日謝 恩因叅 親鞫入侍之列其時彥信已在鞫囚之中矣彥信當初欲斬告者之說臣未及親聽而至於傳播已久聞之亦熟而因循舍默終未上聞者誠以此事臣子常情所未到疑信遲延以至今日草野進疏 聖上始知之朝廷無言之罪臣實首犯乞罷臣職 答曰可愕之甚故依啓矣

勿辭○上命招推鞫大臣及禁府堂上問彥信斬告者與否金貴榮以爲左耳偏聾不能聞之李準以爲坐處稍遠不得聞之李山海以爲日久不能記而黃海監司狀啓回啓時彥信之說似發於此時矣俞泓洪聖民皆以爲聞之云○大司憲洪聖民啓曰昏愚小臣曾叅推官之列當時之事可憐可痛者非一二切欲披瀝肝膽以瀆天聽而勢有所難跡有可嫌趨起未果時月屢更論臣之罪萬死無惜而臣情則可感矣逆賊之變出於搢紳積年盤據之餘故推鞫之初持兩端者居多如微

臣者雖爲推官曾爲時輩之介雖或出言於其間人或反目以視臣每與俞泓相顧而語咄咄以歎矣及其彥信情跡敗露於聖鑑之下已被海島之竄則朝廷間一種議論以爲朝紳壞敗人心危懼不可無鎮定之道亦不須爲已甚之舉愚臣妄見亦枉於是而形跡之嫌不可不避故舍忍而不發矣至於草野抗章自上有問則雖以微臣之一塊肉投於鼎鑊之中臣安敢計較於生死而有一毫欺謾之語也但於其時日暮事遽猶有未陳其申折者蓋當初發言之時臣實抗之李山海亦

言其不可小臣時爲漢城判尹山海顧語小臣曰
吾見與判尹之意同矣彥信再三唱說則山海稍
屈曰更思之以直截之事言之則右相之言是矣
俄而彥信欲推黃海監司小臣果言其不可推之
意座中亦有言之者其事遂寢山海之啓有曰不
能分明記憶者此必山海大病之餘昏忘而致此
也然不能無怪焉天日在上鬼神在傍欺罔君
父何以生爲臣有此懷竟不能達於逆賊推鞫之
時又不能陳於彥信論罪之時臣與彥信厥罪惟
均敢詣闕下伏俟司寇之刑 上以親見不卽言

遞差○正言黃慎啓曰推鞫之時邪議橫生苟非
洪聖民俞泓抗言力排則未知國事終何如也當
時叅鞫之人旣已親聞彥信悖逆之言不能卽達
天聽其驚駭痛憤之心固當無一息之暫忘而
前者下問之時或以爲不得聞或以爲不能省
記含糊顧望莫肯明言此果人臣事君之道乎李
山海之言雖與稱耳聾者有間而亦未免模稜之
失此聖民之所以不能無怪也當初不卽言之失
則聖民亦有不得辭者而觀其避嫌之辭據事擬
實明白直截雖使山海聞之亦將愧服之不暇假

白聖民之言微有過當不猶愈於諸人之首鼠兩
端者乎今譴責之嚴不加於彼而反加於此臣
恐依阿顧望者因是得志而忠直之言無路上聞
也 上特出慎為高山縣監○李山海初度呈辭
答曰百計圖卿之態予已知之悉矣雖萬人攻
之不可去也吁卿去則他相不能自全矣是豈美
事卿勿復為呈辭速出行公則多有好事不然則
必有悔之者矣 聖教所謂他相及悔之云者皆
指公也初山海與公同推栗谷牛溪甲申以後專
附時論為公所鄙覺隙濶矣當逆變之初山海欲

納款致書於公曰昏夜除驅枉臨切仰云公鄙之
不應而其書自播山海大慚恚必欲問公因緣行
讒故洪黃皆以語觸山海忤 旨而 上又疑洪
黃之論希公意故批辭如此

命拿鞫彥信仍 下賜死之 命公再啓力請減死
移配

彥信賜死 命下公啓曰宋朝未嘗戮一大臣以
為忠厚家法我朝二百年來除叛逆外未嘗殺一
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 上曰宋朝
亦有如此無狀大臣乎公欲再啓力救李山海柳

成龍皆不答公與洪聖民商議而獨啓之乃得減死移配

上峻責臺諫之論彥信不嚴公陳啓自劾

大司憲崔滉等請覈鞫彥信而措語歇後 上有未安之 教兩司全數避嫌啓曰臣等濫忝耳目之寄當此討賊之日目見極惡大憝如彥信者則所當明目張膽極論抗議以洩朝野之憤而誠意淺薄不能上格 天心辭不直截徒歸塞責之地請亟 賜罷斥 答曰不敢知卿等之論不獲已耶欲已而不能已耶以數字爲塞責之計奄奄如

屬纊之氣者果何故耶以爲彥信無可殺之罪耶或慮其不能活耶已與大臣議斷其罪卿等勿憂其或罪也噫古之諍臣其古如霜雪今之諍臣何如是萎爾耶昔者張禹欺君朱雲願借馬劔秦檜講和胡銓請竿藁街此二賊者未嘗不是大臣而兩人者初非有言責之任者也特出於不堪其憤激欲伸大義於天下耳今彥信得罪 宗社背國之賊也論以王法合懸北闕第貸其死者只緣大臣之志不可不慰大臣之懇不可不副非以彥信爲可恕也爲臺諫者是宜相率而抗章極言而竭

論使傍觀者髮皆上指凜凜然鋒不可當然後人
主優假示以寬典方為得體亦可以折後日奸臣
之心也今卿等章疏恐為隣國所印予實耻之不
但書傳於四方沒無以見雲銜淡恐老奸偃臥獄
中鼓腹而竊笑也予非欲加彥信之罪而有此說
也為士氣而惜也為後世而惜也公與僚相啓曰
鄭彥信罪惡輕重 王法所難撓改臣等承推官
之 命徒知區區於姑息之一端妄有陳稟而不
覺其夫人臣執法之義不能奉行 天討以正國
典伏見昨日 下臺諫之 教斯實罪在臣等惶

恐隕越待罪云云 答曰是不然大臣與臺諫其
體各異卿等之所為則渎得大臣之體予雖不淑
豈有不諒之理實喜有大臣也惟臺諫之體則似
不當如彼其無氣也觀其措語甚為可哀不得不
發言以警後人而已非有一毫加罪彥信之意亦
非敢以大臣之意為不是也宜勿待罪

崔永慶辭連就鞫將坐欺罔之律公覆啓得釋

初永慶遊南溟曹植門孝友有氣節為牛粟兩賢
所許後為奸黨所染與潑汝立仁弘等反訟兩賢
至謂朴淳鄭某可梟首云其言論之頗僻有甚於

松石錄卷之三
發等矣及汝立作逆憲府啓前司畜崔永慶與逆賊交契甚厚越境相從互相推許主張時論此乃國人之所共知而鄭彥信通書中所謂崔孝元者亦指此人則其叅尋相厚據此可知而獨免罪責物議憤激請命削奪官爵答曰逆賊在搢紳人之相知勢似難免不須一一追論恐人心之致疑不安也如永慶者何關置之可也三啓依允
○變初汝立子玉男招曰謀主吉三峰也諸賊招皆言吉三峰爲上將鄭八龍鄭汝立爲次將海西賊徒等招言三峰年貌居住各異而朴文長招曰

三峰非吉姓是崔三峰乃晉州私奴云朴延齡招曰吉三峰乃崔三峰居在智異山下與逆賊開山逕往來常坐汝立之上云及問三峰容體則曰面瘦黑髯長至腹語輒喘急云云此外議紛然遠近喧傳遂指永慶爲三峰上下教于鞫廳曰所謂三峰者必有其人如邊溪變幻名號在安岳則曰崇福在全州則曰邊溪在東萊則曰白日昇三峰之事何以異此其令物色大索又教曰予偶閱地圖居昌縣號曰三峰而有全八及八顧兄弟通書于逆魁者實居居昌並拿來鞫問云云至是

金溝人金克寬言于濟原察訪趙應祺曰吉三峰
乃崔永慶也應祺言于監司洪汝諄汝諄一邊馳
啓一邊移文于慶尚兵使梁士瑩士瑩先以監司
金晬都事許昕所傳之言已逮永慶晬昕所傳之
言乃逆賊委訪永慶留連等語也蓋昕聞於晬晬
聞於密陽教授康景禧景禧聞於晉州判官洪廷
瑞廷瑞聞於晉州人鄭弘祚也於是遂命拿鞫
公啓曰永慶以三峰爲號與否請令兩南監司覈
實以啓然後隨爲盤問及永慶就獄供曰曾與逆
賊暫相識通書問自某年以來不復相通云上

乃下某年以後汝立與永慶書曰永慶篋中有此
書何欺罔耶永慶曰老昏不省有此臣則無傻不
能作答矣公啓曰老人容或忘之逆賊文書中無
永慶答書則可知其不妄矣上又下四韻詩于
鞫廳曰永慶文書中有此詩必是渠之所作也此
何等語也極爲兇慘爲先窮問蓋其詩末句曰牛
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永慶不知所對
但曰臣素不能詩此似是臣友李魯之所書也公
啓曰此乃甲申年間匿名詩傳於都下者也臣亦
會聞之決非永慶之所作也傳曰分明是永慶

木名別錄卷三
所作然姑停刑推 上問永慶之獄何如公於
榻前進啓曰永慶事了無端緒且聞渠有孝友之
名嶺南士論亦多推許云恐無逆謀同叅之理臣
與永慶素昧平生臣不敢有私特以所聞如是故
敢達云云 上曰觀渠與弟書則果似友愛者矣
乃 命赦仍 傳曰永慶身居林下自以爲處士
而連通權貴遙執朝綱以其弟目不知書者至爲
臨民之官求見朝報如恐不及處士果如是乎天
網恢恢渠固難逃云蓋永慶弟餘慶以諺簡論朝
廷是非且覓送朝報之跡見搜於其兄文書中故

上惡之 傳旨及之餘慶亦斃於杖下○初牛
溪聞永慶被逮與公書曰崔永慶孝友清修豈有
預聞逆謀之理乎須力救解云故公於 榻前以
孝友之名嶺南士論推許等語救之○永慶之就
鞫也公乘醉以手畫頸曰彼公會欲如此斫吾云
柳成龍曰此非戲地也惡公者遂以此爲陷崔之
證而殊不知此真救崔之公案也公若實有陷崔
之心則寧有顯發戲言於公座之理乎或者以此
比之周伯仁之事信然矣

九月再逮崔永慶公具劄平反未及上

永慶蒙放諫院請再鞫憲府請遠竄 上依院啓
公與李公恒福相議欲救之先搆劄草適永慶病
死獄中故不果上劄見本集○時李公恒福為問
事郎為言救崔之意公出示所搆劄草曰一朝刑
推 命下則我當與柳相聯名救之恒福又言于
柳成龍成龍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云○時辭連獄
事如金字顛鄭介清柳夢井李黃鍾尹起莘申湜
韓百謙金憑等其情犯輕重各在當人操縱刑宥
莫非 睿斷公何嘗有容私於其間哉 上教所
謂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飾巧者雖輕必戮

者乃實事也且當時一種邪說講張不已反以汝
立為非逆賊逆獄為士禍告變為粟谷門人所搆
故臺閣之上論議日激不可顛定公亦無可奈何
然而 上之所治臺諫所論特舉其甚者耳蓋汝
立心術未著之前見欺相厚固無傷也甲申以後
情狀盡露而奸黨悅其誣兩賢崇信獎許有同骨
肉及其作逆之後猶敢有營護之計則其流放禁
錮次第科斷諒非過重之典也然則謂公治獄深
刻者無非煽惑之辭也數十年來奸黨竊柄恣意
讒賊無所不至實如崇寧羣奸反治元符大臣者

然矣且於兵燹之後推案不存故敢肆矯誣虛實
交亂而莫之能正如惟讓不道之書已經 睿覽
而謂之匿名書李潑母子之死明在他手而謂公
所為則其他可以類推豈非可笑之甚哉茲取當
時事實之一二附見如左○備忌記金宇顯與逆
賊汝立結為心腹觀其書札朝廷之事無不盡謀
相議其於經筵自 上無心答說之事亦皆伺聽
輒臆度君心潛通汝立相與密議觀其情狀有同
鼠子此人予明知其反覆小人而不料其情狀至
於此極不勝痛心大鎮定配○全羅監司洪汝諄

狀啓以鄭介清與逆賊遊山之說傳播道內之故
盤問羅州一鄉則座首柳潑鄉校堂長辛彭年等
皆報以的實云臺論拿鞠介清供曰臣前為校正
郎廳時與逆賊數日同座相見而已前後絕無相
通之分云自 上下介清與逆賊書曰見道高明
當世惟尊凡一人而已所謂道者何道也前後絕
無相通之說無乃欺罔乎刑問一次定配北道又
命詞臣將介清所著排節義論逐條攻辨榜示
列邑鄉校以正士習其後賊僧性熙文書中有密
記與逆賊所藏一紙自 上問曰此記汝從何得

之性熙供曰膳書於汝立家因以藏置耳。上曰：此記膳書時汝立獨在耶座有他客耶？性熙供曰：與二客同坐其一前谷城縣監鄭介清云介清以此還被拿。命未及就拿而死於配所。○傳曰：吳希吉之書謂汝立以柳夢井有可觀之實反以愚言為無實為之曲護云必是前此希吉並斥夢井而逆賊為之曲護矣。夢井為逆賊所深許則其締結之狀昭不可掩其為痛憤失刑莫此為甚。不如速遣金吾郎拿夢井窮訊其與賊締結之狀否則直加流放之典以示人臣交結奸賊者在王法必

不可赦之意。禁府回啓曰：夢井締結逆賊之狀在人耳目不待吳希吉書而可知也。不問其罪而直加流放竊恐事體不嚴請拿來鞫問夢井推案入啓。傳曰：昔諸葛亮治國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飾巧者雖輕必誅。今此獄事自鄭彥信以大臣欺罔終免顯戮自是人多欺罔。今夢井與賊締結之狀聾者亦知况其事狀昭著於簡札之中如此而乃敢以萬無納招肆行欺罔侮弄朝廷極為痛心其可貸乎。○永慶文書中有李黃鍾書以逆獄為士林之禍云。上命拿鞫杖斃。○諫院啓前

參奉尹起莘險詖譎權勢必附周流兩南交結
逆賊及所厚之人為誑誤一世之計負罪如此而
偃蹇都城之內物情莫不憤駭請削黜 答曰起
莘締結逆賊極為稠繆公論適發不可只令削黜
當按問其情處之下禁府以待○申湜名在汝立
門生錄被逮供曰曾與逆賊一不通書云 上下
一張書名湜者湜曰南中有鄭湜者云 上又下
其問喪禮具書姓名者一張湜不能對乃刑一次
公時坐鞫廳見湜對微哂曰名士亦如是欺 君
乎○韓百謙坐收李震吉屍刑訊一次○金憑坐

汝立磔屍時流涕受刑一次而死○備忌記曰李
潑等初出於鄭緝之招又出於朴杙之招又出於
宣弘福之招又出於回伊之招同參事狀不一而
足况其平日與賊締結稠繆合為一體之狀尺童
所知而况春秋討賊之義身無存沒時無古今潑
等之事狀昭著證據已悉依律處斷又 教曰大
明律有奸臣籍沒之條潑沽締結逆魁之罪甚於
奸臣籍沒財產○當時逆賊文書中有祭天文七
張列數 君上語極凶慘且諸賊招辭多納指斥
君上之語鞫廳不忍上達只以不忍見不忍聞

為啓自 上震怒凡平日之崇獎汝立者皆坐之

○又備忌記曰高敞居忠義衛吳希吉當丁亥年

間奸黨充斥邪說肆行李珥成渾為其所擠朝廷

之上無一人救珥渾而斥汝立者希吉乃能於此

時貽書逆魁推尊珥渾斥其逆魁心術詭慝之狀

其論平正的確良為可嘉不可不褒相當職除授

辛卯十九年公五十六歲

二月登對請建 儲嗣 上不答遂退而呈辭至三

度 許遞拜願敦寧府事

先是柳相成龍初拜相往見公曰吾輩受國重任

當任大事公曰何事柳相曰後宮多 王子國本

未定建 儲之責在於廟堂吾輩不可不力請公

曰願相從之乎柳相曰吾兩人為之則願相何可

不從乎公曰諾乃相議通于願相李山海約日齊

會于闕下及期山海不至再約又不至其實外頓

朝議而內行讒間故也蓋金嬪有寵生信城君

上奇愛之山海交結金嬪兄公諒揣知 上意所

在至是約與公諒飲使其子慶全先往公諒家俄

而山海家奴急報慶全曰大監將欲赴會忽有所

聞而杜門涕泣莫知其由云慶全佯驚起去既已

還語公諒曰父親聞鄭相將請建 儲仍滅信城
母子故罔知所為求死不得云公諒即通 大內
金嬪泣訴於 上前曰聞鄭相欲殺吾母子 上
訝曰鄭澈何故殺汝母子耶金嬪曰聞先請建
儲然後殺吾子云 上始疑之以 御札往復山
海且使人密探公之賓客往來者又使信城外舅
捕盜大將申砮率軍官直守信城家以戒不虞而
公不知也一日公與山海及柳相率諸公同對公
首發建 儲之請 上不答顧右相皆無言副提
學李誠中大司諫李海壽進曰此非獨鄭某之言

乃臣等之所共議者也於是 上震怒下 嚴教
特補誠中為忠清監司海壽為驪州牧使公遂退
出呈告得遞○登對前數日誠中為請建 儲具
劄草大殿別監金喜壽嘗習於誠中忽來求見誠
中辭以有事喜壽曰有不得已事必欲面陳誠中
乃出見則曰聞王堂將以建 儲上劄云然乎自
上震怒吾持 御札往還顧相家今六度矣此
時切不可上劄仍自袖中出 御札示之矣
三月安德仁等上疏詆公以誤國即出龍山村舍待
命

李山海李弘老等教儒生安德仁尹宥等上疏斥
公日以誤國 上卽引見德仁等嘉獎之親問曰
鄭澈誤國何事德仁等對曰爲大臣沉于酒色其
誤國事固矣 上曰酒色豈至誤國乎 命退去
蓋引見出於意外故弘老等未及指授其所對也
公遂出寓江上待 命○先時公於路上醉呼柳
相曰而見吾欲見君本源柳相翌朝見牛溪爲言
曰朋友之間病痛切磋則有之而至疑其本心則
無復可望矣牛溪卽要公謂曰公昨者妄發於而
見何也公嘿然不應終無謝意柳相殊以爲恨○

後已亥年俞大楨謂申象村欽曰吾與李弘老相
厚庚寅吾爲翰林時弘老要與相見見之則曰我
欲攻鄭相余曰何故欲攻之曰吾爲大同察訪時
金公諒納一馬于驛吾以十二同木給之 上卽
以銀帶賜我矣指壁上所掛者曰此帶是也又有
不得不攻者 御札在此匣中矣將開匣出示余
揮手曰勿出勿出他人雖或爲之君則勿爲也弘
老曰鵝溪密附信城將請建 儲國事吾輩爲之
他人不欲與之云不久弘老果誘安德仁等上疏
余乃驚駭以爲不絕此奴大禍必及遂與絕交云

鵝溪乃李山海也○沙溪先生曰金晬嘗謂余昔
年李山海數致言于余曰鄭某欲殺吾與君余疑
鄭某何故至欲殺我往見鄭相察其辭色且觀其
所爲全無是事蓋山海之意欲與我共陷松江云
閏三月被兩司論啓罷職

大司憲黃琳執義金功等啓曰臣等欲論吏曹正
郎柳拱辰檢閱李春英等僚議不一勢難苟同云
云持平金權啓曰同僚以柳拱辰李春英等論劾
事簡通而臣意以爲朝著不靖人心疑懼遽爾論
列益啓騷擾之端所見不同同僚引避云云諫院

啓曰黃琳等之論實出公議而金權敢沮已發之
論請金權遞差黃琳以下出仕○府啓柳拱辰人
物麤庸日以趨附爲事李春英自儒生時出入宰
相之門並請罷職 傳曰趨附何事宰相爲誰回
啓曰柳拱辰趨附於鄭某初授本職用人惟其所
親使仕路混濁宰相則鄭某也 答曰知道依啓
於是兩司全避啓曰鄭某擅弄朝政恣行胥臆其
招權負國之罪大矣爲耳目之任者所當舉事直
論而不卽舉論至於 下問之後亦且淹延累日
噤無一言不直之罪在所難追 答曰勿辭○府

啓願敦寧鄭某性褊多疑好同惡異汲引所厚廣
植私黨羣聚其門日夜如市擅弄朝綱恣行胥臆
威制一世莫敢誰何至於闕中爲政私招銓郎指
揮注擬欲任外任之同志者則陰嗾言官故以微
罪彈論且與宋翰弼兄弟結爲心腹反主逃躲之
後常接置于鄉家及其下教捕捉飾辭待罪猶
且匿置其家與之講張論議自上判斷之訟劫
制訟官必欲改決丁巖壽等拿來之時巧生救解
之計密令淹畱使臺諫論執韋布上章必期於蒙
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加以縱酒荒色蕩毀

名檢國人醜之罔念羞耻外加謔浪實肆媚嫉及
其肝肺已露無所自容而猶不畏戢日與浮薄之
徒鼓動邪議使人人疑懼凡此之類難以枚舉不
可不薄示譴罰以懲其罪舍人白惟咸締結鄭某
爲其腹心請並命罷職○諫院啓曰願敦寧鄭
某性本剛愎且無行檢及居相位猶不戒慎惟以
招權植黨爲事日聚浮薄之徒謀議朝政趨附其
門者汲汲引進少有異已則輒斥去之政廳乃是
至嚴之地佐政郎官公然招去指揮注擬兩銓長
官有窠則三公各薦其人叅用擬望自成規例而

同僚所薦皆却不用同列大臣視如仇敵外若親厚而內實媚嫉其所以經營構陷者終始不已至於宋翰弼自上特命治罪還賤而乃敢匿諸其家結為腹心捕捉命下節辭待罪終不黜送劫制該官使受接狀判下已決之訟迫令改分揀其他擅弄之狀不可枚舉惟幸聖明洞燭情狀已收台鼎之任而不自知艾益肆忿怨陰聚私黨鼓動邪議使人心疑懼將啓士林無窮之禍舍人白惟咸趨附鄭某結為腹心且與李春英等造言生事請並命罷職答府院曰相職已免何必

罷也白惟咸事依格○傳于憲府曰啓辭有私招銜郎指揮注擬又曰欲除外任則以微罪彈論這箇的話指某某人的俱著顯末以啓回啓曰盧稷為吏曹郎官時私自招去外任閔定命崔洙金澥矣○三啓依允

命列公罪榜示朝堂

備忘記曰古者罷黜大臣榜示朝堂布諭天下所以昭示罪狀於國人之耳目而懲後人也今此鄭澈罷職承傳依古事榜示朝堂○按是後五月柳相成龍為委官拷殺李潑母尹氏及其穉子而一

木之... 卷三
邊人以此歸之於公其誣甚矣詳在政院日記及承旨李廷毓日記

六月 命囚吏曹正郎尹暎兩司引嫌斥公

白惟咸柳拱辰坐公見罷後吏曹並擬學官 上
下備忘記曰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以奸究之黨
擅弄自恣濁亂朝政為公論所劾薄示譴罰於身
幸矣而大非懲奸去邪之道纔罷其職時未有敘
命乃敢隱然擬諸學官之望試予淺淡侮弄朝廷
學官雖微乃是儒師其欲以此輩冒居函丈導迪
多士俾皆學其巧險之術耶文官之罷散不為不

多而必以此輩為之擬者果何意耶其不有君命
不畏公論黨邪無忌憚之狀極為痛憤色郎廳詔
獄推考色正郎尹暎原情判付內此必有指喉之
人聽某人之言而為之天日之下從實直招詐不
以實則當刑推夏為推問以啓○大司諫洪汝諄
司諫權文海獻納金敏善正言李廷臣尹擘等啓
曰鄭某之招權植黨誣上行私亂政誤國之罪及
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等朋奸黨邪擅弄濁亂之
狀論以常憲自有其律而當初臣等之只請罷職
者非但臣等之過慮騷擾蓋以黨與布列餘威未

松溪集卷三
殄翻覆之機人皆疑懼無耻嗜利之徒固不足說
而稍知彼輩之奸狀者亦怵於後日之禍福徘徊
觀望中立營庇物情之憤鬱於斯益甚銓曹豈不
聞公論之所在抑非不知 聖明之所燭而乃敢
以惟咸輩擬諸師長之任試探 聖意之淺深者
無非臣等疲軟不能振肅朝綱之致請介罷臣等
之職○大司憲李元翼掌令趙仁得尹單茂持平
李尚毅鄭光績等啓曰鄭某性本險艱專擅權勢
而自惟咸柳拱辰等爲其鷹犬威福由已至於
主勢日孤朝政濁亂臣等當初論罷亦知罪重罰

輕而恐涉騷擾只請罷職至於榜示之後罪惡彰
露而略無忌憚出入自如積威所劫莫敢誰何奸
兇餘黨且擬師儒之長責由臣等之疲軟不可仍
冒請遞臣等之職 答府院曰鄭某之他餘罪惡
姑置勿論惟其陰喉湖南之儒盡掃一代名卿士
大夫之異已者悉驅之逆賊之黨期必屠戮盡殲
而後已及其奸謀未售譎腑將露自知其勢窮事
迫又喉臺諫脅制君父終得以遂其志惟此一事
求之古奸鮮有其儷其心之慘毒曠鄒爲下念之
令人氣塞惜乎爲人君者惟知藉此而討賊自以

為足制其奸彼無奈何予何不能斥之於早也是誰之過也蓋於己丑湖南儒生丁巖壽等應旨上疏論斥李山海柳成龍等上震怒引見李柳慰諭命拿巖壽等十大憲崔混等累啓伸救不聽館學儒生崔起南等上疏伸救則答曰予二十年忝位待儒生未嘗以惡言一加之况欲致之王府戮辱於桁楊之下使章甫之士與獄吏相對此豈予意哉其有不得已者存乎其中爾等豈能盡測今觀此疏予過矣當為爾等從之至是以喉儒生喉臺諫之目以示聖意故汝諄等得以

藉口以為陷公之一大題目終至於梁千頃姜海
事而極矣

兩司合啓請竄初配明川 命移晉州

大司憲李元翼掌令趙仁得尹暉茂持平李尚毅
鄭光績大司諫洪汝諄司諫權文海獻納金敏善
正言李廷臣尹擘等合啓鄭某克悖不道之狀臣
等非不詳達自上非不洞燭而特以曾忝大臣
之列不卽削竄臣等不勝閔鬱焉鄭某本以剛復
之性常懷怨懟之心乘國家不幸之時竊居台鼎
匪據之任謀擅國柄廣植私黨日聚浮薄之徒締

結陰險至於政廳郎官公然招去使 殿下不得
爲政專擅已極同列大臣視如仇敵外若親厚內
實媚嫉八侍 天威之下與李山海有若同寅協
恭者然恣行欺罔左右之人莫不駭愕且於稠廣
之中呼柳成龍姓名顯加侮弄黃慎將赴北道評
事而急於進用托以望輕論遞旋卽歷通清班全
懈閔定命崔洙方爲守令乃以微失成罪劾歸其
誣上行私至於此極高敬命兇奸餘孽廢棄多年
而善於推卜相與親密擢置頂王之列洪仁傑之
居官別無聲績而以婚姻之親過寧具褒獎致陞堂

上宋翰弼兄弟實是叛主之奴而某或匿諸京家
至於妻妾混處凡百兇謀秘計無不謀議啓下已
決之訟迫令該官改決丁巖壽等陳疏實非多士
所爲某門二三客承其指喉以成其謀誑聚若干
人以充名載疏中而實未知其疏意之如何幸賴
聖明洞燭其奸狀 命遞相職以示貶薄之意
爲某者所當杜門省愆之不暇而日聚私黨晝夜
謀議公辦酒肉官馱妓工往來遊宴於江湖此果
獲罪 君上退伏惕慮之意乎至於劾罷其職榜
示其罪之後猶不知戒橫行閭里出沒諸處怨天

尤人無所不至或以削罷勲籍欺撓功臣其他極
究極悖耳不可聞口不可道之說爭相鼓動將啓
國家無窮之禍罔極之罪可勝言哉當初請罪之
時王堂不顧公論所枉而徘徊觀望嘿嘿無一言
政院以出納惟允爲職揭示之命廢閣累日不卽
舉行某之積威使人疑懼至於此極自古安有爲
人臣負罪如此而保有官爵偃臥戶牖者乎請勿
畱難亟命削職遠竄以爲植黨專權脅君擅國
者之戒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等交亂朋比濁亂
朝廷請並遠竄依允公配明川上以某爲大

臣命移配改晉州○時洪汝諄主張臺論與山海
相爲表裏蓋在己丑冬獻納白惟咸駁汝諄陰險
貪婪人之視之有同豺虎其包藏伎害之狀實是
朝間一賊云至是汝諄必欲甘心於公等上意
實以公欲滅信城母子之讒惡公而汝諄等不可
據此爲案故執他事湊成罪目而李公元翼等靡
然從之元翼始爲謹元所誤今爲汝諄所誤徒急
於愼旨擠人而不知其構虛害物之爲可耻餘
人不足責李公亦忍爲此哉○府院啓秉銓之官
敢以惟咸輩擬諸師儒之望其擅弄之罪大矣被

鞫郎聽終有其罪而堂上及同叅郎廳亦並命
罷職○院啓近來權奸擅國朝綱掃如白惟咸等
定配時或西或南擇其便近之地以為投畀之所
送四裔禦魑魅之意乃如是乎自上下教之後
亦不改配於邊請禁府堂上前後色郎廳並先罷
後推於是白惟咸改慶興柳拱辰改慶源李春英
改三水

兩司合啓並治尹根壽洪聖民李海壽張雲翼等

啓辭略曰鄭澈之罪惡靡有紀極而苟非黨與為
之助張聲勢則某無所售其奸右贊成尹根壽性
本輕佻加以懷邪云云益城君洪聖民外飾儒名
內實陰克云云驪州牧使李海壽賦性邪毒常懷
怨懟云云襄陽府使張雲翼本以浮妄之人性且
陰險云云此四人等為其羽翼巨奸雖已屏黜四
人猶未服罪並請命削奪官爵依啓

公移配江界

兩司合啓鄭澈之罪大惡極國人之所共知合置
窮荒以禦魑魅禁府之定配明川已為可駭而自
上乃以大臣之故改命南方便近之地是豈投
畀之意乎且其本家去配所纔數日程與窟穴私

黨交相往來謀議生事有不可測請亟命改配
兩界邊遠依啓乃配江界○禍作日公出江上曉
起曰吾夢為江界府使謫所其必在此及聞配晉
州曰吾平生夢無不驗今不相符我殆將死矣發
向晉州三日聞江界之命○公發配之日有士
人洪仁侃者隨行時議益急人謂必有後命無
不慄慄仁侃則至於夜不能寐而公安寢達朝無
異平日仁侃問公何以若是不動公曰自古安有
相臣被竄而終得免死者乎吾心已定故還為安
妥矣

牛溪先生出別于臨津

七月黃廷或黃赫尹斗壽柳根李山甫李洽任鉉全
權黃慎具勉等並坐公被劾洪聖民李海壽張雲翼
等並加罪遠竄

兩司合啓權奸勢發既盛之時朝臣之無耻者充
滿布列聖明在上公論稍振數三奸兇雖已斥
去而黨與之太甚者豈可任其糾結盤據脅持清
論而不為之甄別以基他日國家之禍乎真曹判
書黃廷或賦性猜險行已麤鄙云云右承旨黃赫
狂悖設險至曰吾父子尚在山海成龍早晚可圖

云云白曹判書尹斗壽外若寬緩內實陰險云云
左承旨柳根性本奸邪行檢掃地云云黃海監司
李山甫為人愚庸加以險詖云云司成李洽性本
陰邪素無名檢云云兵曹正郎任感為人陰險行
已無耻云云禮曹正郎金權為人陰譎朋比奸兇
云云高山縣監黃慎賦性邪毒有同虺蝎云云司
果具劾陰兇險譎加有悖行云云請並 命罷職
洪聖民李海壽張雲翼等請並 命加罪遠竄
答曰依啓兵判與黃赫豈如是乎尹斗壽寬厚有
才智柳根文藝之士予甚惜之此四人不可從矣

張雲翼以下事亦依啓再啓 答巨隱已祛餘黨
已黜自餘諸人蕩滌而收用務令鎮定

兩司劾罷伸救丁巖壽時臺諫

啓曰鄭澈陰囑湖南私黨極肆網打之術而其時
兩司之官多出某門故曲循指揮敢爲營救之計
張皇辭說必售其志使 殿下孤立無所下手其
黨權奸賂 君父之罪大矣豈可諉諸已往而不
之追論乎請其時叅論臺官並 命罷職 答曰
此事極爲痛憤終使奸臣竊笑不可不懲以警後
世依啓應罷者崔滉成泳沈喜壽尹暹申礪禹俊

民李增吳億齡白惟咸俞大進姜燦李洽○顧相
李山海左相柳成龍啓曰一時臺諫不免雷同者
亦時勢之使然其心豈皆以此事爲穩而從之乎
况宣慰使方以護送客使至浦所今雖姑命勿罷
渠必以行公爲難客使亦必疑訝 聖念所及實
非偶然而臣等之慮亦在於此言官旣已蒙 允
後敢爲煩瀆極知未安而公論已發 聖批快從
今雖有斟酌權道而亦不可謂公論之不行大抵
臺諫之責在於直截大臣之慮亦在於周詳兩不
相妨故冒昧敢稟云宣慰使沈喜壽也 答曰彼

乃日夜猜然於卿二人而今反來救其救賊者真
可謂大臣之道矣鄭澈睚眦必報君子小人之度
量相去遠矣宰臣侍從多罷之未安客使宣慰事
勢之妨碍予已筭得第雖優容假借彼魚頭鐵冠
之臺諫必不肯捨予非以其時臺諫盡爲其黨只
緣罰不可不施後不可不警沈喜壽別無罷職之
命渠安敢以私意棄君命而不行乎兩司避嫌
啓曰權奸陰囑私黨假名儒疏謀爲網打之計及
下拿鞫之 命指喉臺諫使之營救爲臺諫者一
循其指喉累日相持其脅制君父之罪人莫不痛

憤臣等敢有所論列欲以少示懲罪之意今見大臣之啓竊有所大不安者云云 答曰賊疏之網打其意實在於二公今日方治其罪故二公無乃有所未安於心耶此亦古大臣之遺風也

朴漸禹性傳以黨公削奪官爵李誠中罷職尹斗壽加罪遠竄黃赫削黜

兩司合啓上護軍朴漸黨附鄭某汲引愷邪布滿要津請削奪官爵忠清監司李誠中往來鄭澈門下預聞謀議舍人禹性傳好詭異之議脅持公論黨護鄭澈請並罷職尹斗壽黃赫請加罪遠竄

答曰依啓尹斗壽黃赫不須遠竄禹性傳素多人言出於賊札賊招者非一此人近十餘年徘徊於外頃者一再入侍為人甚陰險且黨護鄭澈云不可只罷其職削奪官爵○連啓黃赫削黜尹斗壽遠竄○兩司請竄公之時洪汝諄往議于禹性傳性傳諱而不見又見金晬晬曰大臣黜外已為過重何必加罪汝諄即為內通故性傳削官金晬亦出為慶尚監司誠中曾叅建 儲之議故兩司揣知忤 旨而並論之也

拿鞫押公都事仍下圍籬之命

禁府都事李台壽押公行到慎安馳啓鄭某病重不得趨程押去傳曰李台壽不畏朝廷押去奸賊不嚴任意自行徘徊遲留拿鞫遣他都事押去鄭澈賦性狡猾奸毒既到配所交通雜人未知作何等罪狀嚴加圍籬時江界府使洪世恭希山海汝諄等旨壯固圍籬使不見天日雖雀鼠亦不得通公處之怡然日誦朱子書及大學近思錄等書有疑晦處則於圍籬長木白而書之時時省玩○時鄭彥智亦在配所彥信迷于其兄處使詣公圍籬外泣謝公再生之恩後協和附罪公之議

黃慎謂協曰君之今日議論與泣謝江界時異矣協愧謝曰諸友之論不敢獨異故然矣○徐公潛與鄭協會飲于李惟侃家協怨公及洪聖民徐責之曰鄭洪兩公於君家有大恩德何敢乃爾君家所為是乎君弟慄何以至於自死乎協卽脫笠起拜曰無所歸咎而然也蓋己丑彥信抵諱不以實對至於陳疏張皇自辨皆慄之謀也彥信賜死命下慄自以罪由於己而自死故徐言如是云八月汝諄以梁千頃姜海等受公指喉以崔永慶為三峰拿鞫千頃等認服而死

前月十七日 傳曰奸臣鄭澈所搆陷排斥者如
有其人並收敘擢用蓋 上之惡公在於建 儲
而難於聲罪故以此微諷臺諫矣至是汝諄等執
永慶事論啓以爲吉三峰爲崔永慶之說必是鄭
某喉梁千頃姜海等做出也請拿問千頃等依啓
於是千頃姜海等嚴加刑訊千頃等不勝拷掠遂
誣服而死○初永慶爲三峰之說因洪汝諄狀啓
鞫廳令汝諄覈實以啓則以爲濟原察訪趙應祺
之所告而應祺聞於金克寬克寬聞於千頃姜海
等云於是千頃就監司而仍上疏陳其曲折至是

汝諄欲自脫前日密啓之事啓論崔三峰爲永慶
之說必有指喉者請鞫千頃海等嚴加刑訊千頃
等引任禮臣等十餘人以爲言根獄官不復問禮
臣等而酷訊千頃以輸情爲限 上曰千頃等並
受嚴刑未知其由云云金誠一謂千頃妻從兄奇
孝曾言于千頃等千頃等遂引公 上乃下決杖
定配之 命而並死於決杖姜海將死上疏曰誣
服臣姜海伏以二年重病僅存性命嚴訊折脛不
自支忍誣爲承服萬死無惜崔永慶爲三峰之說

臣於洛下偶然傳聞而已金克寬家過行時偶然
傳訛而已克寬傳說趙應祺進告本非臣之所使
而就招於監司招後上疏本非臣之所欲特以
清問下及道臣窮推不得已歷舉傳疑仰達 天
聰矣若以傳說之罪定律則臣亦無辭若以誣陷
之罪行法則冤枉罔極云云觀此則可知當時曲
折矣○時洪汝諄為大憲欲加罪公一會于中學
大司諫李德馨曰今日欲啓何事汝諄曰圍籬之
人將加罪也德馨曰罪名云何凡殺大臣必罪名
明白人無異辭然後可不然則不足以服人之心

矣執義盧稷曰小官之意與大諫同汝諄遂不果
售其計○初德馨辭大諫啓曰近日言官方請奸
黨之罪而小臣妻父李山海之名連出於彈文措
語之中隨叅論列亦有所礙云誠使德馨不知山
海內通釀禍之事則已既或知之而反謂公等為
奸黨則是自欺欺君無足觀矣豈所謂八鮑肆久
不聞其臭者耶然於汝諄害公之論猶不忍從則
此出於公理之不泯者云

壬辰二十年

公五十七歲

三月平安監司因公罷推

年譜

四十九

時朝廷頒赦平安監司於放未放秩書公以前領
敦寧府事 上震怒下教曰姦賊得保其職何人
復其職乎監司遂被罷推

四月倭奴入寇

五月蒙放仍下 召命獎以忠孝大節卽發向 行
在

時倭寇逼京凡竄謫者皆放釋而公獨不蒙赦五
月 大駕播遷駐松京臺諫論李山海交結宮禁
濁亂朝政柳成龍主和誤國之罪皆蒙允 上御
南城門慰勞軍民令各陳所懷咸請釋公用之

上赦之仍 下教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
急赴平壤與俞泓李恒福同護王子時朝報及諸
宰之書皆到謫所而江界府使猶不開圍籬必待
監司分付當時黨禍懼於人者如此公聞報痛哭
發向 行在○前月公夜夢作詩曰昭代收遺直
天墀曉鐸鳴至是果驗云

中道受 召旨迎 駕於平壤

上引見慰諭○一日公與諸宰共會卒患霍亂趨
就別處洪汝諄追至傾藥囊以請曰大監疾甚小
生適有清心元願進之公笑而却之

六月扈 駕自平壤至博川

十四日壬寅 上定渡遼之計遣宣傳官迎 中

宮於德川 命碩議政崔興源叅判尹日新等奉

廟社主陪世子往保江界公與諸大臣力諫不

從○至博川聞平壤陷 上命世子分朝使之收

召四方以圖興復碩相崔興源以 命從世子右

相俞泓自請隨世子公獨扈 駕至嘉山時大雨

夜已五鼓矣

扈 駕至義州

時從官只數十人

七月受體察兩湖之 命大臣請留依 允

九月遂奉 命南下

先是 車駕次定州時公與諸公會坐具思孟具

成亦在座思孟乃 元宗外舅而 元宗即金嬪

所誕也自內送酒饌蓋為具也公以手推其饌于

具曰此非相臣所食也即起避之座中莫不吐舌

雖平日不悅公者亦歎其難及矣候隙者遂以為

譖未久有體察兩湖之 命大臣請姑停行 上

許之至是遂奉 命南下 上御義州行宮東軒

引見公送之曰卿好去成功則國家之幸也公曰

伏願渡江之言非但勿出於口而亦永絕於心也

上顧尹斗壽曰此言何如斗壽曰一渡江則恢

復之望永絕矣 上曰卿好去國家恢復專恃於

卿矣從事官及軍官卿其任意為之但此處無人

故不得發送矣公曰駑劣如臣恐不能措置○過

麟山驛有詩曰傍一作人莫問清江事欲說清江

疾自潛中夜戀君千里夢北歸難度萬重山蓋癸

未春李清江濟臣以金燧等不即行刑滅死定配

於義州麟山驛以率臨終口吟出師未捷身先死

之句云至是公奉體察之 命行次麟山有是吟

行到江華上劄請移 蹕定州以圖興復又移書牛

溪先生論事仍向湖右

劄辭略曰 大駕遠狩西方而兩湖猶為國固守

此殆天意伏望 大駕還駐定州以待 天兵東

宮亦來駐湖南觀勢進退儻 天兵不出 大駕

亦謀浮海而南以答兩湖怨思之心則乘舟雖危

不猶愈於棄疆土而渡遼乎云云○時牛溪以檢

察使在松京公以書議事牛溪答書略曰來諭極

是矣高宗之世猶以力戰為義理之當今日之事

宗社為重何敢顧 王子而不戰乎又曰今日

惟當選擇能將愛養撫恤與同甘苦日加訓練明
軍律修器械遠斥候一心進戰死生以之而已又
曰近日義兵團結處處皆然惟此一事可望恢復
也

為文哭趙重峰

先是公聞重峰起義兵貽書曰生還忍見今日事
朝衣披浹淚盡血繼聞公倡義起兵為之向風歆
歎第未知住在何處用武利鈍如何僕受命將
前赴貴道凡屬大小軍機切欲急速面議何以得
之幸須量示又曰諸京列邑為賊窟穴兵力單弱

掃蕩無期奈何奈何貴道受兵幾邑完全幾邑清
州之賊威衰如何並示之云云及重峰戰於錦
山公為文哭之曰吾友汝式學孔顏而慕誼原欲
死於直終死於節吁嗟乎汝式

癸巳二十一年公五十八歲

正月間 嚴旨屢下遂北歸

前冬全羅監司權慄狀啓以為體察使使臣防湖
南之賊勤王則別定他將云而今臣乃自將至
于水原軍情皆喜體察之言軍士逃去者千餘人
云 上震怒下其事于備局備局回啓曰鄭某不

念國家大計甚爲無謂云云於是同知柳永吉進
啓曰體察使鄭某畱連酗酒迷罔機務而主勢
孤弱公論不行云仍又斥左相尹斗壽非擔當恢
復之人云云時金晬自南路還到行朝上引
見金晬問曰都體察使不肯盡力因爲畱連云然
耶必有所聞不可諱也晬對曰其畱江華者欲圖
京城賊也禹性傳亦要住耳今畱洪州分送從事
官於湖南而十一月內不離湖西矣會全羅忠清
兩方伯於德山面議便宜要圖京城矣上曰卿
不與相遇乎晬曰小臣見大臣則如見朝廷切欲

相見而般行巧違只以簡通東宮所住自此處定
奪云云大司諫李海壽獻納金庭睦啓曰同知柳
永吉妄斥大臣未著之失臣等之請罷實出於公
論而永吉於本院通書顯有不平之意以公論爲
非此由臣等見輕於人以致脅制言官爲後日無
窮之弊不可靦然在職請命罷斥答曰此時
豈可紛紜辭避乎勿辭大司憲李德馨執義李好
閔掌令李時彥持平柳夢寅啓曰大賊未討國勢
危急在廷諸臣惟當各自勉勵日夜以恢復爲念
而同知柳永吉妄斥大臣使不得自安當及機規

畫之時沮立事建功之心而傷朝廷體貌莫此為甚臣等之請罷實是公論之不得已者今見諫院避嫌之辭永吉通書本院以公論為非云一體之地見輕無異請 命遞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
○初 上去邪駐開城府時議皆咎頴相李山海燭亂朝政首倡去邪之失人心憤激不可止息大司憲金瓚執義權愜掌令鄭姬藩李有中持平李慶祺大司諫李憲國司諫李礪獻納李廷臣等八對始論山海交通宮掖誤國去邪之罪憲國曰山海常乘驢往來金公諒家云云副提學洪麟祥後改

礪又極言公諒干政作弊之狀瓚礪等又言頃者貼榜於鍾樓蓋李山海俯八公諒袴下為仰吮之狀云乃合啓請遠竄山海 上只命削職兩司又合啓曰反第李山海本以諛佞之人平生行已專以媚 上取悅為事位極之後保身患失之念益甚締結賤豎使 君父失國顛沛 廟社陷於賊藪二百年休養生靈盡為魚肉忌 君負國階亂速禍之罪極矣請依律定罪累啓 允之竄于平海臺諫又請梟示金公諒 上曰倭變亦豈此人所致國可匹無罪之人不可殺也至是大司諫李

海壽等又上劄極論 表職闕失近習交通之狀
請竄洪汝諄李弘老宋言慎等 上曰此人等之
罪予所未知也但此人等頗劾鄭某之奸矣再啓
答曰昔攻李珣者以因緣攀附等語屢形疏劄
予未嘗一言斥之今以此人等爲如是者無乃設
一機而陷人乎諺曰鯨戰鯢死此之謂也然所論
如此不可不從依 允又下備忘記曰予心氣傷
昨日又飲酒答兩司之語意與言異此人等頗劾
鄭某以爲奸云蓋海壽等所論 上雖勉從而實
疑其出於公故也公聞之惶恐北歸

二月復命于 行朝

五月差謝恩使朝 京臨發上劄論保民賑飢還都
華制等事

劄見本集

中道又上劄請急遣專价告急辨誣

劄略曰夫奏請之舉有萬可爲而無一可已恐不
可以經略一言並與其奏咨而廢之蓋李提督既
主界碑之說而石尚書又不能無惑危機之急間
不容髮雖有經略揭帖痛闢其議深陳利害明白
切至而 本國反無一言以自辨則將何以解尚

書之惑而回撤兵之議耶况聞賊兵已陷咸安將犯湖南其間要害只有一帶晉陽設若天兵不及犄角則將來禍機有難勝言未知朝廷何以善其後耶臣愚過計以為專遣使臣哀鳴懇告為第一策也為經略所沮不能自由則成一文書星夜追赴付此臣行第二策也於斯二者皆已蹉過只令臣等草草呈文則事體不重殊非告急辨誣之意茲固落在第三策也伏願 聖明相度事機咨詢廟堂就臣所陳三者而從長舉行俾無後日之悔不勝幸甚云云

十一月回自 京師復 命于漢陽因臺論辭遞

時 天朝以為倭奴已退無意出師臺諫謂賊退之說出於公行論啓請推公上疏乞免退居于江華松亭村其疏曰石尚書題本所謂今無餘倭者疑若出於臣等之口者臣茫然皇惑莫究其故九月初十日臣以界碑事進兵部石尚書問曰你來時賊在何處答曰尚在釜山等處又問你何時起身答曰五月曰然則你國九月消息必不得知吾當說與近接海上將官印信塘報說稱賊盡渡海只有平行長一陣畱在西生浦云西生浦原你國

土疆乎臣等備陳西生浦所在及賊謀叵測之狀
又問曰今欲留兵五千與徐國協同防守未知何
如答曰賊盡歸巢之後則一萬兵猶可也倭奴變
詐萬端非一萬六千則不可也試舉臣兵部呈文
一二條言之有曰下歸之賊屯聚於釜山東萊之
間益造房屋安下營寨又曰賊既以釜山東萊一
帶為伊土地又要侵奪全羅等道許多辭說無非
覓賊屯據恣肆之狀則賊退之說何暇出諸口乎
且尚書既據經理所報謂為賊退繫是九月以後
之事則臣在萬里已久安知賊尚未退而敢以尚

書之言為不的乎及其路遇許晉始聞晉州已陷
賊尚據海上雖欲碎首泣血於 天庭已無及矣
○與牛溪書曰柳台方大言僕 中朝失對誤事
之罪而渠反以倭去狀啓不為啓稟輕示 天使
近來少寢罪我之論而曲為巧說遮掩已過識者
怪之○公與李希參書曰僕在北京患痘濱危八
京復 命已數日而以賊退之說發於吾行聞於
中朝 天威震動物議頗涵朝夕將陷罪網天
也奈何毫髮不近夢寐不到而為此狼狽此吾厄
運只合頓受而已云云○又書曰僕遁于江華四

顧無糊口之地兄須略助如何平日未敢受列邑
饋遺今將破戒在得之年鹵莽如此殊愧素心然
親切如吾兄略則心安多則不敢受耳公於辭受
一節防閑甚嚴嘗手書以遺諸子曰鞭韉不已至
於玉帛玉帛不已至於裘馬其戒後嗣之意至矣
○柳相成龍為弘老爾瞻所駁有曰田園遍一國
柳相語人曰向來一隊雖嫉李涵猶不敢以此說
加之我之不如季涵可知云

十二月十八日捐館于江華寓舍

時子宗溟在側疾劇宗溟刺指出血以進公目已

瞑覺之曰此兒誤矣已而遂逝

上遣官致祭

祭文曰惟靈天鍾英才世仰風標剛直忠清厥德
克肖早捷魁科簡自先朝履歷聲績冠于百僚
予命爰立人爭手額遭國多難久勞討逆盟指山
河庶同休戚如何不弔去邪禍迫西關相遇德則
增益體察兩湖非卿莫可罔極皇恩賴卿以謝
水涉陸走榮衛多傷一疾不起盡瘁而亾永闕論
議徒想典刑賻不如儀禮未盡情聊致一祭冀享
予誠禮官禹廷琰行

甲午二十二年

二月葬于高陽新院

子宗溥求行狀於牛溪先生先生復書曰先大人
 狀事後死者當任其責未嘗一日忘于懷而每見
 古人身在罪纍不敢撰次碑碣文字盖以有罪之
 人不敢以立言垂世自任也况如某者犯觸憲綱
 方以秦檜通天之罪自加於身者乎然竊觀前輩
 凋謝已盡賢邪之辨是非之分一向雜糅將使千
 載之下天理有未明私欲有未祛淡自慨歎不揆
 自家之昧陋思欲記錄一二而罪負適當于此時

病衰又甚於今年如栗谷與李夢應狀事皆令鄙
 人為之而不敢把筆徒自悲歎而已如天假我一
 二齡使罪纍結末而神思稍安則此等文字乃我
 所自願為者也又曰良諭時論一變誠可於邑然
 百年論定愛憎泯而是非明當此之時許多勢利
 皆已冷耳只有正理昭著于人心真是真非皆不
 假人為而自行於公論之上矣云○牛溪竟未得
 撰其後慎獨齋金文敬公集撰行狀

六月權偷金字顯等相繼誣詆追奪官爵

五月前縣監權愉會為井邑宰多不法公體上疏

曰林下之士見陷於鄭某終致其死云 上問林下之士為誰政院啓請招問權愉愉對以崔永慶在京時鄭某願一見永慶終不見之以此某銜之永慶南歸後東西之說起嶺南皆不與某某以為此實永慶倡之心欲陷之適逆獄起做出無形之事加以不道之名捉致繫獄 聖鑑孔昭終以曖昧放出某復為構啓終死獄中豈非冤痛者乎 傳曰追贈事言于該曹於是公子宗溟上疏伸冤 傳于承旨李德悅曰崔三峰之言其時賊招則有之矣鄭緝則予親鞫之疑無此言矣永慶已令

追贈而何無黑白耶聞永慶妻子飢餓命該曹給料矣未知給料存活乎至六月大司憲金宇顥又請 褒贈永慶仍追論公以陽為救解陰實擠陷云云遂追奪官爵○時牛溪方被讒 上怒甚盛又以追贈永慶給料其妻子之 命先示其意故宇顥等乘時既斥牛溪而並及公蓋其積憾乘間而發也其時三司鄭曄尹昉申欽李慶涵李時發辛慶晉朴東說李晬光等皆不從宇顥之論○崔暉謂崔命龍曰嶺南人皆謂鄭某若言崔永慶有孝行則可救其死而隱諱不達極為奸邪云云吾

曾為史官披閱其時史草則鄭某力引永慶孝行累次陳達矣嶺南人論議偏頗至於陳達之言亦隱之反以為非甚不公也云○沙溪先生宰安城時金守顥過去言昔與牛溪相見於義州言言庇護李涵甚不是矣沙溪曰公之非李涵者何事宇顥曰公不知李涵之殺李潑崔永慶之事乎沙溪曰李潑初出賊招松江伸救定配其後屢出賊招而死松江何與哉永慶則終是救之何謂殺也宇顥曰吾其時在星州仍配北道鄭某救潑之事未之知也沙溪曰公之友何以殺李潑母子乎宇顥

曰公所云者指柳而見也吾亦以而見為是乎然李涵與而見何可比而同之沙溪曰柳則公之親友故不以為非鄭則所嫉故深攻之耳蓋宇顥等之意不專在於永慶也所重則在於潑等而未敢顯言也潑等之死無與於公者宇顥等非不知之而必謂之構陷云者是欲做公為小人而自為士類也○丁酉崔喜男尹竑等上疏言李潑白惟讓之死皆鄭某構陷而其時大臣不能伸救無異於鄭某云云是時山海弘老爾瞻等謀陷柳成龍又以潑等之死歸罪於成龍也觀此則潑等之死實

為陷人之一奇貨也方山海宇顛等之陷公也成龍親知鞫獄顛末而不為一言以正其誣至是為山海等所中互還之理亦不可誣也時金瞻謂沙溪先生曰今之治柳相者亦崇於建 儲蓋與陷松江同一機關云竄初名宥與安德仁等上疏斥公者也○自甲午以至丙申其救公者朴東說申欽鄭曄李慶涵趙守翼辛慶晉朴東善等也其陷公者權愉李暨李尚毅崔瓘金宇顛奇自獻柳永洵李鐵鄭經世金功朴承宗金應南鄭琢金晬鄭光績申溇等也其所以構虛成罪者以李潑崔永

慶之不能伸救也而此亦有不然者潑之就鞫也賴公伸救之力幸得定配其後杖死由於屢出賊招則公亦無如之何矣至於老母穉子之死於獄中在於辛卯五月則此是公被劾罷相之後而柳相成龍代為委官其年月昭昭難掩至若崔永慶之被逮也公於 筵中以永慶孝行屢次陳達之事既載於其時史草而嶺南人反以為鄭某不救其死云者已極無謂而且公聞永慶將就鞫陳疏伸救其疏本載在集中焉可誣也而權愉所謂永慶將放出而某復為構啓終至瘦死云者萬萬虛

罔如權愉輩之為人鷹犬者顧何足責而巖人輩則全不識其時事實之如何而徒聞一邊毀公之言隨眾和應殆同風吹草動亦不足多卜但金字顯則平日雖不悅於公而及與沙溪酬酢也聞李潑崔永慶之死不由於公則乃曰吾在北道配所未之知也且曰吾亦於兩見為是乎云則宜於言下即覺悟而其後攻斥公終始不已蓋其執拗之性又痼於黨論而然也可勝歎哉 上嘗曰今日之論何以紛紜不即歸一也宇顥經世等對曰有一重臣陰主伸救之論故如此蓋指牛溪先生也

辛丑二十九年

十二月鄭仁弘追誣欲禍泉壤不果

初仁弘嫉公而未售其兇且與其妻弟梁弘澍構怨相圖以弘澍出入牛溪門下意牛溪習聞其惡由是又嫉牛溪壬辰 大駕西過臨津李弘老指近岸村舍曰此是成渾家也 上曰然則何不來見我乎弘老曰此時渠豈肯來乎及牛溪赴世子召弘老曰成渾負一國重望而已歸於 世子事無可為者牛溪入 行朝弘老又曰成渾此來為 世子圖內禪也 上甚疑怒牛溪又上疏請

上痛自責躬下教罪已削去尊號罪誤國之臣
嚴宮闈之防 上益不悅教牛溪曰卿今還世子
所否後又 下批曰當初變出蒼黃車駕過卿廬
舍之前而卿不來問自知罪重將欲死而不得今
卿來詣不勝感激流涕之至卿雖病重討平兇賊
轉危爲安則死當結草而報之云云仁弘既知
上意必欲並陷公至是使其徒朴惺文景虎等相
繼投疏以爲崔永慶之死搆捏者鄭某指喉者成
某大司憲黃慎等洞陳永慶獄事初由於兩南監
兵使之啓乃舉當時天網難逃之 教以明再鞫

之由 上威怒教曰永慶已鞫之後君上旣命放
之而兩司論之必有其由終爲其所殺則人之稱
冤不亦宜乎近來銓曹敢擬毒種於守宰之任肆
然無忌朝廷是非何在又 下備忘記曰近來銓
曹不畏公論而引奸究之子不有承傳而擬未敘
之人云云因是堂上遞差郎廳罷職於是大憲奇
自獻等覲知 上意進啓以爲殺士之事欲令
君父當之云兩司追論永慶再鞫時臺諫 上答
曰卿等始論殺人奸黨於十年之後一線公論如
樞陽初動絕脉纔屬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捨其

本而治其末則徒勤而愈不治先其本而後其末則不勞而事皆得其正矣崔永慶斥鄭澈為索性小人澈之磨牙鼓吻信然傍伺者蓋未嘗一日而忘于懷及逆獄起某乃抵掌崔躍始焉使其黨告之終焉使其黨論之必殺之以快其意永慶之死日某必置酒高會矣其間陰謀究計必有所不忍言者矣此其設心慘於鑊錮真千古之奸兇也然澈之所以恣行至此而無所忌者以其成渾為之主也渾之為某腹心與某一體在下者論之在上者知之今憲府之言曰為澈親友論議無不預知

是憲府而知之諫院之言曰與澈最相親密澈之心計渾無不知是諫院知之然則渾者乃澈之分身也一澈雖已伏辜其無一澈乎彼其時為臺諫者不過承望風旨依阿洿罔趨附邪佞之輩此何足數乎今乃舉討惡之典欲振一時之風節以定萬世之是非而正捨其魁渾僅論其枝葉此所謂網漏吞舟總功是察公論何時而得行奸人何時而畏懼被論者亦恐不服而反晒之矣夫鬼神之所知十目之所視如渾者尚不能正色直斥設使巨奸當朝其能借斬馬之劍擡擊蛇之笏乎予為

是懼未審自古黨於奸兇為其腹心者其時稍有公論則得免天討否若其殺人之慝人所難測予非以渾為可加以殺永慶者予雖欲無言豈可得乎兩司又請削成渾官爵 上答曰成渾之罪不在多言只黨結奸兇四字在所必討而至於殺人 之慝不須並論不以搆殺論云者是矣毒澈搆殺永慶之後則稍有知識者皆羞與澈並生於鴨江之東而渾也不為絕交其所以不為絕交者何也無乃其心足可知乎雖然今日朝廷公論得行如已授之官爵不須追削屢啓 答曰公論如此依

啓但以已著黨奸遺君之罪罪之可矣善山儒生金輦上疏斥仁弘誣渾之狀 上答曰崔永慶之枉死天下之至冤也鄭澈之邪毒千古之奸兇也成渾為澈之腹心澈之心即渾之心二而一者也此則天地鬼神昭布森列髮未燥之兒亦已知之雖借辭於子貢學字於楊雄儀秦弄其舌貴有騁其勇亦不能逃也渾之殺人言者非一豈無其由乎夫以閭巷間至微賤之人人不敢加以情外殺人之名今多士以永慶之死歸於渾得非滄浪之自取者耶汝敢指斥鄭仁弘為搆陷之計仁弘之

為人鳥獸草木皆知其名汝無乃又效激黨之搆
殺崔永慶之舊手段乎兩司又論黃慎李成祥等
以殺士之名歸之 君父之罪 上曰其時傳教
天網難逃之言乃指其與鄭賊相知之事而言以
其書札在故也非指其元情也未久仁弘拜大憲
赴召 上以卿今上來蒼生福等語慰諭之仁弘
即論黃慎以下或竄或削無遺至以牛溪比秀吉
公比清正 上皆嘉納之又請贈永慶爵遂欲遲
究於公墓若子光之於佔俾齋適仁弘被遞而不
果售仁弘之徒以道路所傳詩上變曰鳥獸草木

皆知名卿今上來蒼生福八京三日兩司空不福
蒼生福朽骨自是 天怒益震○大抵 聖旨曰
月之明終始為山海仁弘老汝諄等所蟬竦收
司之律延及師友至於此時雷霆震疊火色極天
多小 綸音無非臣子所不忍聞者是知愛憎之
變慈母不可恃也觀乎此則可想讒諂之蔽明方
正之不容忠信之見疎也人之擬公者乃譬於屈
左徒云

已酉三十七年光海元年

子宗溟上疏訟寬

光海答曰觀爾疏辭父子間情理安得不如是乎
但事在 先朝國有公議予不敢知于茲兩司以
捧八上疏請罷承旨答曰子訟父冤情理切迫捧
八何傷

癸亥 熹宗皇帝天啓三年元祀

沙溪金先生被 徵八對伸冤

三月 上反正仁弘等皆伏誅八月沙溪先生被
召八對曰鄭澈忠清孝友之人以己丑獄事歸
罪於某某無過誤之事而特以見忤於時輩故也
上卽位之後尚未昭雪豈非朝廷闕典乎 答

曰從容為之○浦潛趙公翼八輪對時啓曰伏聞
頃日 筵中有鄭澈復職之議經筵官尹知敬曰
此事若行則當有決去就者此言非也臣前年八
月在新昌尹知敬外三寸柳永詢往在牙山農庄
臣往見永詢於牙山與之同宿吐出心肝永詢謂
臣曰李潑老母弱子受刑之時吾為問事郎廳其
時松江已敗矣松江卽鄭澈別號也李潑與逆賊
書札吾皆親見之 筵中所言無不通之 宣廟
以此極怒世之謂鄭某搆殺者真虛語也又稱鄭
某為人清潔忠誠貫日云臣嘗入玉堂謂知敬曰

會聞柳江陵

永詢曾為江陵府使所言如是應教知敬時在鳥應教

一家亦嘗聞之乎知敬曰此言吾則常常聞之矣
今若伸冤誰復異議云今 筵中所達乃如是廢
朝時天地閉塞人理滅絕尚不決去就今欲以鄭
澈復官之事決去就豈非過也云云

甲子四年

五月二十日子宗淳等復上疏訟冤 上命議大

臣復官爵

疏八 上命議大臣頥相李元翼議曰前日 筵

中自 上以鄭某事下問于臣臣以辛卯年忝憲

長論啓曲折仰達而已至於今日伸理之議非有
防遏之意也其時被罪白惟讓等請並命查出稟
處左相尹昉議好惡雖在於是論議常伸於後
日事若可為則豈可以事在 先朝而不為乎成
渾被罪亦在 先朝而 反正之初快 賜伸雪
大慰士林之望某之心跡亦惟在 聖鑑洞燭而
已至於其時被罪人等如有橫罹者則亦令查出
稟處右相申欽議鄭澈之姓名為世所諱今三十
年矣 聖明臨御無冤不釋其子之所訟臣亦備
聞之矣實非讐言也特以某剛偏多忤與時之當

事者矛盾得罪至於此耳李潑等初以某之啓辭
止於定配而復出於宣弘福之招再被拿鞠則其
終末之事某亦無如之何崔永慶一事臣曾聞於
故相李恒福者實如宗溟輩所陳 聖明之下豈
敢有一毫欺負只以數十年間朝著擄貳以澈爲
弁新進小生不見澈面目者少有一言及澈則輒
目以某黨擠去之株連抑塞者奚獨澈一人而已
哉此臣之所嘗爲世道慨然者也今若蕩滌伸理
許復官爵則豈不有關於同寅協恭之治道哉李
潑諸人被罪時至於籍沒等事亦涉過重令查出

稟處 上乃命復官爵李潑亦令復爵而不許惟
讓承旨趙誠立乃任意混銖於伸冤傳旨中 上
特罷誠立○癸亥諸公但知東西偏論之嫌而不
知儒俗邪正之辨如潑等之論以逆律雖曰冤枉
而其推獎汝立以禍宗國之罪烏得免乎故 宣
廟以締結逆魁甚於奸臣烏 教此實潑等之斷
案也况乙酉誣賢之啓尤足以得罪千載則烏得
與公並復官爵哉尊賢誣賢者同伸其冤誅奸黨
奸者偕復其爵政刑如此是非何由定乎李相元
翼於惟讓不道之書非不聞知而猶且請伸又生

制其碑而反以公與潑兩伸爲論可謂誤矣○清
陰金先生嘗謂曾訪李相德馨於龍津爲言公冤
之當伸則李曰早晚吾當任其責矣癸亥李相元
翼雖請伸公冤而曰請與李潑等一體伸冤云其
使機關如此偏黨之害乃至於此哉鄭愚伏經世
亦嘗論公甚峻癸亥八月進士李景曾等爲訟公
冤發文齊會昔時攻公人子孫亦多來詣鄭愚伏
經世遣其子杲景曾爲疏頭杲爲色掌疏將上而
鄭守夢曄諸公以爲似嫌乘時稍待日後爲可故
不果上若使反正諸人表章兩賢之道而攻破邪

黨之說則公之賢否是非不待辨而定矣○沙溪
先生曰大凡人品君子好之小人惡之則乃吉人
也君子惡之小人好之則乃凶人也如松江之爲
人河西土亭栗谷牛溪思菴高峰重峰及先君子
辛白麓李鳴谷山甫洪益城聖民尹月汀根壽李
藥圃海壽諸君子好之如鄭汝立鄭仁弘李潑李
山海李爾瞻李弘老洪汝諄許藪宋應漑朴謹元
宋言慎任奕尹宥輩惡之松江之爲君子不問可
知矣其趨時附託圖爲發身者雖千萬人毀之於
松江何損焉

乙巳崇禎後三十八年顯宗○以下續錄

三月自高陽新院遷葬于鎮川地藏山西坐之原

夫人墓同遷合窆○有表石神道碑誌銘尤菴宋

文正公時烈並撰

丁巳崇禎後五十年肅宗三年

夏湖南人楊夢舉等上疏詆公請追削不售

是時許積許穆尹鐫等用事陰嫉羅積安敏孺吳

相王等相繼投疏請伸鄭介清之冤歸咎於公許

穆主其事白 上重建介清廟至是楊夢舉等承

望鑄穆之風旨投進凶疏論救已丑逆獄隱然為

反案之計誣蠆公罔有紀極仍請追削時同副承

旨趙師錫啓曰卽者全羅道儒生楊夢舉等以故

相臣鄭澈追削官爵事陳疏到院觀其措語恣意

搆誣其醜詆之狀誠不忍正視猶且不滿反以

仁祖朝已定之論謂若出於不當伸而伸者然噫

嘻亦太甚矣其時故相臣李元翼以下名臣碩輔

布列朝廷而既無異議同辭請伸則此豈皆蔽

先王之明而曲為鄭澈地哉夢舉等奸情慝態必

難逃於 聖鑑之下云云 上答夢舉疏曰事之

是非姑捨勿論曾在 仁廟朝叅酌議定之事到

今年歲已久之後不可更爲撓改云夢舉等再疏
答曰事之當否已悉於前批但曾在 仁廟朝
議定之事 孝廟 先王兩朝何往不辨而到今
五十餘年之後何如是煩擾乎予甚駭異也蓋是
時 天鑑孔昭批辭洞快故奸黨終不得售其計

庚申五十三年

八月全羅道生員柳景瑞等上疏訟公請治楊夢舉
羅積安敏孺吳相王等誣罔之罪 上下廟堂議之
廟堂回啓竄配夢舉等有差

三月許積尹鑄等皆以克逆伏法穆亦被黜凶黨

次第屏退士類登進公論復張於是湖南儒生柳
景瑞等數百餘人上疏訟公指陳夢舉等承望鑄
穆之風旨伸救已丑逆獄之狀仍請毀撤介清祠
宇且治夢舉等誣罔之罪公之四代孫澍等又上
疏備陳已丑治獄首末 上令廟堂議處顧相金
壽恒左相閔鼎重等回啓曰澈之遭讒受誣初出
於山海仁弘之所媒孽而追罪之禍至及於泉壤
及至 仁廟反正之初博採公議雪冤復爵某之
子姓皆被顯用則是非大定有不敢復容他議者
夢舉等乃敢祖述羣邪之緒論肆然投章眩亂

祖宗之是非此雖鄉曲無賴輩為時論所驅使之致而其譁張邪說熒惑天聽之罪誠極痛惋夢舉等請令攸司及本道並為科罪上允之介清祠宇亦命毀撤

甲子五十七年

賜諡曰文清

王堂趙持謙等議公諡以文介文谷金相公壽恒以介字義欠包該不足以盡公之平生且士論多有不愜之意遂白于上命王堂改議乃以文清受點公議始允

辛未六十四年

追奪官爵

自己巳以來朝議一變閔黯金德遠等用事遠自己丑近至庚申前後逆獄一切反案湖南凶人鄭武瑞承望時議投疏追訟公狼藉李玄逸李日井許穎等相繼搆捏上從其議竟下追奪之命

甲戌六十七年

夏四月 上特命追復官爵

時上悟羣兇濁亂誅竄其黨特下備忘記曰鄭澈追奪於百年之後殊涉已甚追復官爵事下該

曹後全羅道進士朴礪等數百餘人疏卞武瑞玄
逸輩之誣 上優批答之

冬十一月 上遣禮官致祭

上幸行 長陵路過新院 教曰故相臣鄭澈之
墓聞在此處特為賜祭承旨嚴緝啓曰鄭某之墓
已遷他處矣事遂寢 還駕後王堂金鎮圭等達
于榻前曰前日 陵行時有 賜祭鄭澈墓之
教士林莫不欽仰其時雖以遷墓之故姑寢不
行而既有 成命則仍為 賜祭於所遷之墓似
合事宜矣 上允之遣禮官致祭於鎮川新山

甲申七十七年

肅宗三十年

三月全羅道儒生進士金鼎三等上疏請 宣額于
昌平縣新建書院 上許之

先是遠近章甫初建書院于昌平維谷至是疏請
蒙 允翌年乙酉 宣額 賜祭

癸丑一百六十六年 正宗十八年 賜祭于家廟
是年夏因嗣孫寅煥以壽襲封勳爵遣承旨 致
祭

癸未二百五十六年 今上二十年 賜祭于家廟
是年春因嗣孫文源以壽襲封勳爵遣地方官

致祭

松江別集卷之三

